新書/卷七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六

新書
卷七
作者：賈誼　西漢

卷八

先醒〈連語〉

懷王問於賈君曰：「人之謂知道者先生，何也？」

賈君對曰：「此博號也，大者在人主，中者在卿大夫，下者在布衣之士。乃其正名，非爲先生也，爲先醒也。彼世主不學道理，則嘿然惛於得失，不知治亂存亡之所由，忳忳然猶醉也。而賢主者學問不倦，好道不厭，惠然獨先迺學道理矣。故未治也知所以治，未亂也知所以亂，未安也知所以安，未危也知所以危。故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矣。故曰先醒，辟猶俱醉而獨先發也。故世主有先醒者，有後醒者，有不醒者。

昔楚莊王即位，自靜三年，以講得失，乃退辟邪而進忠正，能者任事而後在高位，內領國政，辟草而施教，百姓富，民恒一，路不拾遺，國無獄訟。當是時也，周室壞微，天子失制矣，宋、鄭無道，欺昧諸侯。莊王圍宋伐鄭，鄭伯肉袒牽羊，奉簠而獻國。莊王曰：『古之伐者，亂則整之，服則舍之，非利之也。』遂弗受，乃與晉人戰於兩棠，大克晉人，會諸侯於漢陽，申天子之辟禁，而諸侯說服。莊王歸，過申侯之邑。申侯進飯，日中而王不食。申侯請罪曰：『臣齋而具食甚潔，日中而不飯，臣敢請罪。』莊王喟然嘆曰：『非子之罪也！吾聞之曰，其君賢君也，而又有師者王；其君中君也，而有師者

伯；其君下君也，而羣臣又莫若者亡。今我下君也，而羣臣又莫若不穀，恐亡有也。吾聞之，世不絕賢。天下有賢，而我獨不得，若吾生者，何以食爲？』故莊王戰服大國，義從諸侯，戚然憂恐，聖智在身而自錯不肖，思得賢佐，日中忘飯，可謂明君矣。此之謂『先寤所以存亡』，此先醒者也。

昔宋昭公出亡至於境，喟然嘆曰：『嗚呼！吾知所以亡矣！吾被服而立，侍御者數百人，無不曰吾君麗者；吾發政舉事，朝臣千人，無不曰吾君聖者。外內不聞吾過，吾是以至此，吾困宜矣。』於是革心易行，衣苴布，食　　餕，晝學道而夕講之。二年，美聞於宋。宋人車徒迎而復位，卒爲賢君，謚爲昭公。既亡矣，而乃寤所以存，此後醒者也。

昔者虢君驕恣自伐，諂諛親貴，諫臣詰逐，政治踳亂，國人不服。晉師伐之，虢人不守，虢君出走，至於澤中。曰：『吾渴而欲飲。』其御乃進清酒。曰：『吾饑而欲食。』御進腶脯梁糗。虢君喜，曰：『何給也？』御曰：『儲之久矣。』『何故儲之？』對曰：『爲君出亡而道饑渴也。』君曰：『知寡人亡邪？』對曰：『知之。』曰：『知之，何以不諫？』對曰：『君好諂諛而惡至言，臣願諫，恐先虢亡。』虢君作色而怒。御謝曰：『臣之言過也。』爲間，君曰：『吾之亡者，誠何也？』其御曰：『君弗知耶？君之所以亡者，以大賢也。』虢君曰：『賢，人之所以存也。乃亡，何也？』對曰：『天下之君皆不肖，夫疾吾君之獨賢也，故亡。』虢君喜，據式而笑，曰：『嗟，賢固若是苦耶！』遂徒行而於山中居，饑倦，枕御膝而臥。御以塊自易，逃行而去。君遂餓死，爲禽獸食。此已亡矣，猶不寤所以亡，此不醒者也。

故先醒者，當時而伯；後醒者，三年而復；不醒者，枕土而死，爲虎狼食。嗚呼,戒之哉！」

耳痺〈連語〉

竊聞之曰：目見正而口言枉則害，陽言吉錯之民而凶則敗，倍道則死，障光則晦，無神而逆人則天必敗其事。

故昔者楚平王有臣曰伍子胥，王殺其父而無罪，奔走而之吳，曰：「父死而不死，則非父之子也；死而非補，則過計也；與吾死而不一明，不若舉天地以成名。」於是紆身而不□，乃適闔閭，治味以求親。闔閭甚而安之，說其謀，果其舉，反其德，用而任吳國之政也。民保命而不失，歲時熟而不凶，五官公而不私，上下調而無尤，天下服而無御，

四境靜而無虞。然后忿心發怒，出凶言，陰必死，提邦以伐楚，五戰而五勝，伏尸數十萬，城郢之門，執高庫之兵，傷五藏之實，毀十龍之鍾，撻平王之墓。昭王失國而奔，妻生虜而入吳。故楚平王懷陰賊，殺無罪，殃既至乎此矣。

子胥發鬱冒忿，輔闔閭而行大虐。還十五年，闔閭沒而夫差即位，乃與越人戰江上，棲之會稽。越王之窮至乎喫山草，飲腑水，易子而食。於是履蹕戴璧，號唫告毋罪，呼皇天，使大夫種行成於吳王，吳王將許，子胥曰：「不可！越國之俗，勤勞而不慍，好亂而無禮，谿徼而輕絕，好詛而倍盟。放此類者，鳥獸之儕徒，狐狸之醜類也，生之爲患，殺之無咎，請無與成。」大夫種拊心嗥啼，沫泣而言信，割白馬而爲牲，指九天而爲證，請婦人爲妾，大夫爲臣，百世名寶因閒官爲積，孤身爲關內諸侯，世爲忠臣。吳王不忍，縮師與成。還，謀而伐齊，子胥進爭不聽，忠言不用。越既得成，稱善累德，以求民心。於是上帝降禍，絕吳命乎直江。君臣乖而不調，置社稷而分裂，容臺振而掩敗，犬羣嗥而入淵，彘銜菹而適奧，燕雀剖而蚖蛇生，食[上艹下(左盃右盧)]菹而蛭口，浴清水而遇蠆。伍子胥見事之不可爲也，何籠而自投水，目抉而珥東門，身鴟夷而浮江。懷賊行逆，深報而殃不辜，禍至乎身矣！越於是果逆謀負約，襲邦剚夫差，兼吳而拊。事濟功成，范蠡負石而蹈五湖，大夫種紮領謝室，渠如處車裂回泉。自此之後，句踐不樂，憂悲荐至，內崩而死。

故天之誅伐，不可爲廣虛幽間，攸遠無人；雖重襲石中而居，其必知之乎。若誅伐順理而當辜，殺三軍而無咎；誅殺不當辜，殺一匹夫，其罪聞皇天。故曰：天之處高，其聽卑；其牧芒，其視察。故凡自行，不可不謹慎也。

諭誠〈連語〉

湯見設網者四面張，祝曰：「自天下者，自地出者，自四方至者，皆羅我網。」湯曰：「嘻！盡之矣。非桀其孰能如此？」令去三面，舍一面，而教之祝曰：「蛛蝥作網，今之人脩緒，欲左者左，欲右者右，欲高者高，欲下者下。吾請受其犯命者。」士民聞之，曰：「湯之德及於禽獸矣，而況我乎！」於是下親其上。

楚昭王當房而立，愀然有寒色，曰：「寡人朝饑饉時，酒二　　，重裘而立，猶慴然有寒氣，將奈我元元之百姓何？」是日也，出府之裘以衣寒者，出倉之粟以賑饑者。居二年，闔閭襲郢，昭王奔隋。諸當房之賜者，請還，致死之寇。闔閭一夕而十徙臥，不能賴楚，曳師而去。昭王乃復。當房之德也。

昔楚昭王與吳人戰，楚軍敗，昭王走，屨決背而行失之，行三十步，復旋取屨。及至於隋，左右問曰：「王何曾惜一踦屨乎？」昭王曰：「楚國雖貧，豈愛一踦哉？思與偕反也。」自是之後，楚國之俗無相棄者。

文王晝臥，夢人登城而呼己曰：「我東北陬之枯骨也，速以王禮葬我。」文王曰：「諾！」覺，召吏視之，信有焉。文王曰：「速以人君禮葬之。」吏曰： 「此無主矣，請以五大夫。」文王曰：「吾夢中己許之矣，奈何其倍之也！」士民聞之曰：「我君不以夢之故而倍枯骨，況於生人乎？」於是，下信其上。

豫讓事中行之君，智伯滅中行氏，豫讓徙事智伯，及趙襄子破智伯，豫讓劑面而變容，吞炭而爲啞，乞其妻所而妻弗識，乃伏刺襄子，五起而弗中。襄子患之，食不甘味，一夕而五易臥，見不全身。人謂豫讓曰：「子不死中行而反事其讎，何無可耻之甚也？今必碎身靡軀以爲智伯，何其與前異也？」豫讓曰：「我事中行之君，與帷而衣之，與關而枕之。夫衆人畜我，我故衆人事之。及智伯分吾以服衣，餡吾以鼎實，舉袂而爲禮。是以國士遇我，我故國士報之。」故曰「士爲知己者死，女爲悅己者容」，非冗言也，故在主而已。

退讓〈連語〉

梁大夫宋就者，爲邊縣令，與楚鄰界。梁之邊亭與楚之邊亭皆種瓜，各有數。梁之邊亭劬力而數灌，其瓜美；楚窳而希灌，其瓜惡。楚令固以梁瓜之美，怒其亭瓜之惡也。楚亭惡梁瓜之賢己，因夜往，竊搔梁亭之瓜，皆有死焦者矣。梁亭覺之，因請其尉，亦欲竊往，報搔楚亭之瓜。尉以請。宋就曰：「惡！是何言也！是講怨分禍之道也。惡！何稱之甚也！若我教子，必誨莫令人往，竊爲楚亭夜善灌其瓜，令勿知也。」於是梁亭乃每夜往，竊灌楚亭之瓜。楚亭旦而行瓜，則此已灌矣，瓜日以美，楚亭怪而察之，則乃梁亭也。楚令聞之大悅，具以聞。楚王聞之，恕然醜以志自悔也，告吏曰：「微搔瓜，得無他罪乎？」說梁之陰讓也，乃謝以重幣，而請交於梁王。楚王時則稱說梁王以爲信，故梁、楚之由宋就始。語曰：「轉敗而爲功，因禍而爲福。」老子曰：「報怨以德。」此之謂乎？夫人既不善，胡足效哉？

翟王使使至楚，楚王欲誇之，故饗客於章華之臺上。上者三休，而乃至其上。楚王曰：「翟國亦有此臺乎？」使者曰：「否。翟，窶國也，惡見此臺也？翟王之自爲室也，堂

高三尺，壤陛三絫，茆茨弗翦，采椽弗刮。且翟王猶以作之者大苦，居之者大佚。翟國惡見此臺也！」楚王媿。

君道〈連語〉

紂作梏數千，睨諸侯之不詔己者，杖而梏之。文王桎梏於羑里，七年而後得免。及武王克殷，既定，令殷之民投撤桎梏而流之於河。民輸梏者以手撤之，弗敢墜也；跪之入水，弗敢投也。曰：「昔者，文王鬻常擁此。」故愛思文王，猶敬其梏，況於其法教乎！

詩曰：「濟濟多士，文王以寧。」言輔翼賢正，則身必已安也。又曰：「弗識弗知，順帝之則。」言士民說其德義，則效而象之也。文王志之所在，意之所欲，百姓不愛其死，不憚其勞，從之如集。詩曰：「經始靈臺」，「庶民攻之，不日成之。經始勿亟，庶民子來。」文王有志爲臺，令近規之。民聞之者麕裘而至，問業而作之，日日以衆。故弗趨而疾，弗期而成。命其臺曰「靈臺」，命其囿曰「靈囿」，謂其沼曰「靈沼」，愛敬之至也。詩曰：「王在靈囿，麀鹿攸伏，麀鹿濯濯，白鳥高高。王在靈沼，於仞魚躍。」文王之澤，下被禽獸，洽于魚鱉，咸若攸樂，而況士民乎？

詩曰：「愷悌君子，民之父母。」言聖王之德也。易曰：「鳴鶴在陰，其子和之。」言士民之報也。書曰：「大道亶亶，其去身不遠，人皆有之，舜獨以之。」夫射而不中者，不求之鵠，而反脩之於己。君國子民者，反求之己，而君道備矣。